

艳歌行

五重恋

上

蝴蝶蓝 著

我爱你时，
你的心在沉睡，
你爱我时，
我的心却已冰冷。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Beautiful Time
阅读是最美的时光

艳歌行

五重恋

上

蝴蝶鱼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艳歌行·三重恋 / 蝴蝶盍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399-3295-8

I. 艳… II. 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119590 号

书 名 艳歌行·三重恋
著 者 蝴蝶盍
责任编辑 姚 丽 赵 阳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600 千
印 张 40.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295-8
定 价 52.00 元 (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CHAPTER 01	春风不展丽人眉	001
CHAPTER 02	落花初试流水情	012
CHAPTER 03	斜插芙蓉醉瑶台	023
CHAPTER 04	雨落芭蕉恨全无	034
CHAPTER 05	春妆儿女竞奢华	044
CHAPTER 06	晨摇玉佩趋金殿	054
CHAPTER 07	情天情海幻情身	065
CHAPTER 08	池塘一夜秋风冷	075
CHAPTER 09	人生无物比多情	086
CHAPTER 10	此情无计可消除	097
CHAPTER 11	只怕酒醒断人肠	109
CHAPTER 12	人间颜色如尘土	121
CHAPTER 13	曾经沧海难为水	133
CHAPTER 14	只是当时已惘然	144
CHAPTER 15	笙歌散后酒微醒	156
CHAPTER 16	覆水再收岂满杯	169
CHAPTER 17	罗带同心结未成	181
CHAPTER 18	今宵风月知谁共	193
CHAPTER 19	汉文有道恩犹薄	205
CHAPTER 20	世事空知学醉歌	216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21	只待春来看雪天	228
CHAPTER 22	始知伶俐不如痴	239
CHAPTER 23	莫将戏事扰真情	250
CHAPTER 24	山雨欲来风满楼	262
CHAPTER 25	何事春风容不得	274
CHAPTER 26	人生自是有情痴	286
CHAPTER 27	卷地风来忽吹散	297
CHAPTER 28	事如春梦了无痕	309
CHAPTER 29	小簾轻衾各自寒	320



CHAPTER 01 | 春风不展丽人眉

空荡荡的大殿中，红烛闷闷地燃烧着，偶尔发出两声轻微的“噼啪”声。

地砖上的影子拖得极长，恍恍惚惚随着红烛摇摆着。蜡泪大滴大滴无声滚落在鎏金烛台上，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凝固。光是昏暗的、阴晦的，盯得久了，让人感觉眼皮沉甸甸的只想打架。

“送她上路吧。”一紫服太监笑眯眯负手而立，神态安详，言语幽缓。

在静寂之中，初听到这句话时简直耳朵都要被震聋了，一颗心惊的好似要从腔子里跳出来！她猛地一哆嗦，只见自暗处快步跑上两个手捧白绫的小太监，手脚麻利地将素长白绫绕过了她的脖颈——

冰冷柔滑的触感慢慢抽过，像极了暗无天日世界中拖人下炼狱的触手。那张不施粉黛素净如莲的脸上终于惨白再无半点血色，盈盈似水的双眸中哀波粼粼，惊悚恐惧神色荡漾其中。

“娘娘让最后问一句，”面前的紫服太监笑容依旧，“说，还是不说？”

“李总管……”她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在殿中颤悠悠响起，“涵玉，真的不知公主去向。”

“那就怨不得咱家了。”被称作李总管的紫服太监微笑颌首。他抬手示意，白绫在小太监的手中慢慢加了力量。

她就像是灌注了铅水不能前行的旅人，身躯绷得紧紧却无计可施。只有一个遗憾，没有和他……

待来世吧……她慢慢闭上了眼睛。

“再不说，可就来不及了。”那幽缓的声音还在最后善意地提示着。

“不知之事，如何说得……”她艰难的动了下喉咙。淡淡的苦笑，浅浅的酸涩，

我命休矣。

柔滑的白绫慢慢收紧，那是聚集着力量等待着最终时刻的到来。然而——

那个绝杀的收官时刻，竟迟迟没有来临。许久许久，她诧异地睁开了双眼。却发现小太监们熟练的为她解去白绫，并沉默的将殿门打开。

“董姑娘，随咱家来吧。”李总管身形一转，迈步出殿。

没死成？她呆滞地眨眼，再眨眼。

坤宁宫正殿，火烛如昼。

莫皇后端坐于凤座之上，修长如玉的手中摆弄着一款玉如意，似笑非笑望着二人入内。

此时的皇后未着朝服，不过一袭简单的凤尾罗裙，乌黑浓密的青丝盘成飞天髻的形状，眉蹙春山，目凝秋水，周身虽未用珠翠装点，却愈显芳华绝代，无人可比。只是韶华易驻，瞳神中那丝历经岁月平稳沉静的恬淡却泄露了年龄的秘密，暮气秋色已跃然凌罩于绮玉春花之貌。

“民女谢皇后娘娘不杀之恩。”涵玉端正心思，行大礼跪伏于金砖之上。

“倒是个忠心的奴才。”皇后淡笑走下凤座。她停在了涵玉面前，明黄色的裙裾水纹荡漾，“哀家自己的女儿，哀家还不了解？借汉光武与邓禹的对话，影射哀家也如汉光武当时一般‘所有尺土，百里之内，心有忧虑’。月光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你是聪明，”皇后冷笑，“但别把他人人都当做傻子。集芳社这十八名公主郡主伴读，是哀家责令礼部自天下适龄官宦之女中郑重挑选的，怎会连半点文才都没有，撰文竟以抄书代替？那礼部的乔尚书是官做得不耐烦了想上大理寺走上一遭了？他收了奉安董知府多少银子，敢给哀家选来一个文墨不通的庸人！”

“娘娘！”涵玉一身冷汗，额头重重碰到了金砖之上，“文章之事是民女自作主张偷龙转凤，与公主无关，民女万死，请皇后娘娘责罚！”

“责罚？”皇后无声地笑了，“今日蒋太保赏你的戒尺是哀家授意的。你主子荒废学业、不思进取，责罚的自然是你。希望你能从此受教。”

“民女受教谢恩！”涵玉忙叩头答话。

“还有，”皇后不紧不慢地开了口，如凝脂般的玉手轻轻托起了涵玉的下巴，涵玉在极度惶恐的情景下得以近瞧凤颜，只见一双凤目美艳得惊人，此刻正冷冷地盯着自己，绛红一点樱唇轻启，“月光这半月上哪里去了，就算你不说，早晚锦衣卫也会告诉哀家的。那个引着月光胡闹的人，除非月光再不去见他，否则，绝活不成。”涵玉面色一惧，心虚地垂下了睫毛。

“李德海，送她回去。”皇后肃了颜色，结束觐见。

出宫，进社。下轿，入屋。涵玉觉得周身都虚脱了。今个真是在鬼门关转了一圈……

“小姐！”久候未眠的丫鬟焦急迎了上去。

“敏儿！小心我的手！”涵玉尖叫起来，她身形一转避开来人，这才小心自衣袖中亮出那红肿淤青的左手。

“这是怎么了？！”丫鬟敏儿惊愕瞪目，“皇后娘娘她……”

“这是白天那个老竹筒夫子打的！”涵玉愤愤然嘀咕着，“那个老迂腐，下手还真狠！我以为只是做样子拍两下，没想到他真打！”她一千金小姐，哪里受过这种罪，蒋太保那一戒尺下来手掌如火烙一般，还连着赏了六尺！

“我去拿药。”敏儿话都颤了。

“别！”涵玉拧眉喊住了她，“涂上药明日就没这么肿了，我忍一夜就是。要不这罪就白糟了。”

“您……”敏儿有些愕然。

“明日，月光公主一定会来教庭的，”涵玉叹气，“胜败在此一举了，我要遵皇后懿旨好好反省，决定在教庭前跪上一天。”

“您非要这样吗……”敏儿眼中全是不舍。

“不这样怎么行？”涵玉望着屋内的大小陈设苦笑，“等着京城风向一变，集芳社树倒猢狲散，你真的想随着小姐我嫁到那布政使家里吗？”

敏儿半晌无语，许久才嘀咕出一句，“大小姐已经定了汝阳王府，老爷何必再把您……”

“涵珍能不能如愿还两说呢，”涵玉讪讪地笑了，“太后一薨，国丧期间禁止嫁娶鼓乐，一年之后的事，谁说得准？姐姐嫁去了还好，若是嫁不去……”

主仆二人对视，长叹。

奉安知府董方达有二女一子。二女涵玉是故妻所出，长女涵珍和幼子仲言都是由妾室扶正的尤氏所出。元夫人病故时，涵玉时岁尚小，对母亲无甚印象。府里的下人也皆是趋炎附势之人，见新夫人对涵玉不冷不热，也逐渐敷衍了起来。董方达求仕之心甚切，在奉安风景秀丽的化珈山下专设了积云别院结交豪门贵戚，两个女儿如今都到了可嫁之年，怎能不利用得淋漓尽致？涵珍美艳，去年夏日吸引了来奉安游玩的汝阳王世子；涵玉就没人疼了，那尤氏与董方达密谋，配了欲续弦的顶头上司汉阳布政

使司算了。可那是一个近六十的糟老头子啊！涵玉听到后怎能不心惊。说来也巧，不敢说天助她也，在这关口上太后突然薨了。这一下，把意向中的两件婚事给搅黄了。紧接着年关一过，莫皇后随即下了懿旨，成立集芳社，征三品以下官吏之女进京备选。那董方达怕朝廷借机选妃或是为皇子婚配，琢磨来琢磨去，不舍得放走这天大的好机会，却又不敢首鼠两端，触怒如日中天的汝阳王府，这才舍了涵珍，报上了涵玉。

可谁知，京城风波不静。皇后的集芳社筛选完毕正式运行后，汝阳王却怂恿着皇帝下了恩旨，鉴于选来的官吏之女都已到待嫁之年，常留京城易误终身，特开天恩，若有婚嫁之事，经礼部上奏即可恩赦回家。这一道旨意将涵玉逼上了悬崖峭壁。皇后成立集芳社的目的很快明确下来了，就是为适龄的公主郡主做伴读。这是个很没有前途的功业，涵玉太了解她的父亲了，一年国丧之期一过，他绝不会放任她滞留京城。汝阳王世子若记得给涵珍的口头承诺还好，若是不记得……总之，那花甲之年布政使，她是嫁定了。

爹不亲娘不在，只能想办法自救了。

“不说这些没用的了，”涵玉定了心思，正色望向了敏儿，“订车的银子要回来了吗？”

“哎！我好说歹说才要回来三两！”敏儿一提这事，神色极度愤然，“那陆大人太过分了！他出去公干不能赴约竟都不早来说一声！幸亏咱提前去问了！要不小姐您巴巴地赶到东城去……这厮根本就没把小姐您当回事！您还——”

“行了。”涵玉烦闷的挥手。自从知道父亲和后母的阴谋后，她的内心何尝好受过？她将自己能想到、能用到的方法全部试过了！带着丫鬟敏儿冒暴雨登化珈山拜佛求姻缘，却求来一段四不像的签文；去年夏天搭上了陪汝阳王世子一起来奉安游玩的礼部员外郎陆重阳，却不想这人行踪神秘且对她根本就不上心；进京入了集芳社费尽心机地刚讨了月光公主的欢心，却不想公主马上就有了新友，一连半月都不见人影。可笑那皇后还以为她嘴紧为主尽忠，谁知道她根本就是个障眼的摆设！公主近期带她外出都是打掩护用的，其中真实情况她一概不知。招？不知之事，如何招？以适才坤宁宫的可怕情景，她若知道，早就招了！

“人家大小姐谈婚论嫁招财进宝，”敏儿还在一旁心疼地嘟囔着，“可轮到二小姐您，就成了贴金送银。”

“好了！”涵玉郁闷地瞪向了她，“不就是亏了点银子吗！”

在奉安府，甚至整个汉阳郡，大小姐涵珍的美名都是如雷贯耳的。追求者云集，

其中有官宦之子，名人雅士，还有富商之后，可涵珍偏偏周旋得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弄得这帮拥趸如疯了一般的献媚，宠坏了涵珍的脾气，一些稍不入眼的珠宝、丝绸竟都被这位大小姐随手抛在园心湖中，令人咋舌。如今轮到她董涵玉了，差距怎么这样大呢……

“小姐，咱现在可折腾不起银子啊！”敏儿苦口婆心地劝诫着，“您现在的处境，那陆大人但凡是能真心考虑下，也不该这样！就算不知道家里的事，他一有官有腿的男人，让您一未出阁、在京城两眼一抹黑的小姐跑那么远去找他，迷路了怎么办？遇到危险怎么办？他就这么相信您能从皇后的集芳社溜的出去？！”

“行了！”涵玉恨恨地瞅着义愤填膺侃侃而谈的敏儿，这丫头自小跟着她，所以言语上直爽得很，不藏不遮。“没大没小的，我平素真是把你给惯坏了！睡了！”她皱眉端出了小姐的架子。敏儿不服气地闭上了嘴，麻利地服侍她睡下，转身离去。

月色漏过绿窗，涵玉失眠了。

敏儿说的没错。自从探明皇后设立集芳社的目的不是为皇子选妃，精明的董方达就断了送女上青云的念头，家中寄来的银两也越来越少。涵玉要孝敬管事婆子，还要维持日常的开支，真是不太宽裕。可几日前，她在接到陆重阳托人送来的见面消息后，还是兴奋地从有限的银两中拿出一块给敏儿，去高价定辆内务府揽私活马车，以便明日奔往城东。毕竟这是两人在京城的第一次见面啊，她不在乎银子。亏得敏儿心细，今早先去荣宝斋找那传信的小厮问了一句，这才知道那个陆重阳竟前日就被尚书派去临邑公干了！没个七天是回不了京的。他肯定是不能赴约了！涵玉闻言是又气又恼，陆重阳爽约，算来这已是打二人相识第三次了。前两次是去年夏天在奉安积云别院初遇时，每次都是他先开口约了她，可却从来没准时赴约过。第一次压根就忘得干净，理由是夜里无事重读三国，竟不觉三更枕书而眠了；第二次的借口是奉安的学子热情，他喝高了，又想那么晚她也不会傻得在原地等他了！亏得那次涵玉自己愁思郁结，在别院望月亭枯坐到了半夜，这才赶上陆大才子一摇三晃的经过，两人才得空将话说开。

——“我乃清白闺阁之人，你若无心，莫来惹我。”

——“父亲和后母想把我推入虎口，我的命就在这里，入虎口之日，就是阴阳永隔之时。你若怜我，就带我走。”

——“那陆郎何时向家父提及此事？”

这都是她当时说过的话。求怜，逼婚，如今怎么想，怎么都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梦境。疯了，她当时一定是疯了。这是堂堂知府千金该说的话吗？是她董涵玉能做的事

吗？可是，她就这样说了、做了……当时，他拥着痛哭的她说得好好的啊，他说，“小姐明白就是，在下心里有的。”他说，“有我在，不会阴阳两隔的。”他还说，“给我时间，我来处理。”他明明都说了，可现今怎生又恁般无情呢？

三次了，事不过三。涵玉轻声长叹。看来，这根救命稻草，她选错了。陆重阳对她，也许就是一时兴起的逢场作戏，根本就无心、无情。她苦笑着辗转侧卧了身体，手指落寞地伸到了枕边，竟触到了一个小小的荷包。涵玉无聊的将其取出打开，两道黄符飘忽忽地抖落出来。“心诚则灵”四个大字引得她讪讪苦笑，这就是去年她冒暴雨去化珈山峰顶念空寺求姻缘的所得，佛祖就用这样似是而非的提点来褒奖她的诚心吗？

“六十八签：南贩珍珠北贩盐，年来几倍货财添。劝君止此求田舍，心欲多时何日厌。”

“解签：讼已胜，莫复斗；名已成，勿再战；婚可定，病自散；行人归，且安分。”

这说了些什么？又解释了些什么？求田舍，且安分。难道真让她死心嫁那个半截身子就要入土的垂垂老叟吗？！不，偏不！不甘心就是这样的命运！涵玉心头恼恨，将签文扔到了一旁。纸张飘忽，她竟无意瞥见黄纸后面还有文字！她疑惑的拾起来一读，竟是：

“三月赐君相逢运，只道六郎是真君；天作地合姻缘定，艳歌九曲换衣裙。”

天，涵玉惊愕得快控制不住自己了！这签文前面说得如此直白——三月之内相逢、“只道六郎是真君”，那，那她求签下山途中就遇见的陆重阳，不就是“陆郎”嘛！原来天意竟在这里！她猛然坐直了身子，拿签文的手都开始颤抖。天意……他竟是天意！他竟是老天派来救她于水火的良人！涵玉捧着签文，喜极而泣！佛祖还是开眼的！还是褒奖诚心的！她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了，断断不能了，就是他了！她不能就这样放弃，她一定要打动他、融化他，她一定要嫁给他！

这是她命中注定的爱，天意不可违！

这一夜，涵玉的梦境很甜。她梦见了他们在化珈山的初见：于下山迷途中偶遇的白衣书生，于柳暗花明，溪水蜿蜒处飞石之上铺一白卷，架一镇纸，背手矗立。他惊愕地回头，一张清秀的脸庞，大而有神的双眸，浓密紧皱的双眉，抿起的嘴唇丰润宽厚，衣袖随风荡摆……谁能想到，他竟是随汝阳王世子而来，她父亲请来的三位京城贵客之一，礼部员外郎陆重阳。在那场专为涵珍入汝阳王府精心准备的晚宴上，她再次见到了他。他号称是京城第一才子，才高八斗，胸有锦绣，却出口刻薄，冷淡

无情。

——“白玉兰装扮得清雅脱俗，莫非只是小姐无意之举？”他揭穿了她舍弃珠宝簪花赴宴的本意。

——“世间女子皆是攀龙附凤，若无情投意合伴侣，宁可孑然一身。”他对红尘女子甚是激愤不屑。

戏散后她愤然去找他理论，却被他不消数句就给镇住。这人细谈下来，竟也是率真得很。除了诗文，他那夜有感也谈了很多题外话，谈他曾被人追杀，谈他拣回一条命，谈他如何完全靠自己奋斗，谈他偶尔也会孤独……惹得她也随性讲了很多，讲了身世，讲了家庭，讲了自己要逃避的命运，讲了求签的困惑……

缘，这就是缘吧。老天待她真是不薄啊，太后国丧给了她时间，还派了个率性风流，潇洒不羁的大才子“六郎”来救她出苦海……

翌日清晨，涵玉神采飞扬的起早。“佛祖保佑我吧，今日得偿所愿。”她虔诚地默念了三遍，才斗志昂扬的出屋，直挺挺地跪在集芳社正殿教庭之前。胜败在此一举了，这是让月光公主彻底信任她的最好机会了。

月光公主，是涵玉在集芳社伺候伴读的公主。生性纯良，平和近人，但玩心甚重，尤其不好读书，整日里寻乐四处疯玩。涵玉原想着尽心伺候好了这位公主，可以在自己未来婚事上央求帮忙。可形势刚刚趋好，月光公主却突然莫名没了踪影！这半个月以来，除了那次不得已的考试，月光根本就没来过教庭，也不似以往那般带她出去玩了，每日只是传话让涵玉帮着遮掩。涵玉心下疑惑，尤其是一日无意听到牛师傅嘀咕说他在长春街买米时看到了月光公主的身影……公主去哪里了？找谁玩去了？其实涵玉和皇后一样想知道。说来，月光如此谨慎的人，一旦有了新欢，将来为她婚事出头的几率就更小了。她的心底，也阴暗得不想让这种事情存活……

春日迟迟，阳光柔暖。

“活该，哼，”有女官们窃笑着经过，“让她整日出风头，攀上了公主，却触怒了皇后娘娘。”“少说两句吧！看她的手，你们有点同情点好不好……”“为主子受罪，怕是心里荣幸着呢。”

充耳不闻流言，涵玉坦然望了眼自己特意露在外面的左手——由于一夜未涂药膏，肿得更高了，且败血全表了出来，渲染成一大片触目惊心的淤青。

好，够惨烈，足够吸引人，她苦涩地笑了。被太保赏戒尺，遵懿旨来跪省，如此惨状，月光也该动心了吧？

说来，这莫皇后也真怪，让娇滴滴的公主郡主们入什么学堂？不仅兴师动众的全国选伴读女官，还勒令当朝一品，诗文泰斗，太子太保，东宫太子三师之一的蒋於辑大人来掌集芳社学塾，真真是大材小用。这蒋太保授课的内容也怪，不讲女戒女训，竟开堂便是宋人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这《资治通鉴》哪里是给女人读的书？此乃历代帝王之书，为皇子重臣必读书目，尊经、排佛、斥道；重礼，崇儒，重视政治上纲纪名分；重视正统，蔑视改革，国家盛衰，生民休戚。拿公主当皇子教导，这莫皇后想做什么？涵玉自幼丧母，无人环绕，无人督促，闲极无聊时常跑到董方达的书房翻书看。看过此书，就觉得一般的文章写得浅了，这书她看了好多遍还是半懂不懂的，隐约间就感觉王者之气甚高。谁知开课没有几日，宫中突然有旨意下来了。皇后娘娘要考诸位公主郡主的功课，传令就师傅所授功业写议评文章，当堂就收走，女官们也要随考。这个消息令涵玉兴奋不已。机会难得，《资治通鉴》的深奥博大岂是这群娇莺暖玉们能写得明白的，她的文章若能得到皇后娘娘的青睐，定能一鸣惊人，她盼的不就是这个机会吗？可是看到月光公主当时投来的求救眼神，涵玉心里也犹豫了，她若是这次不帮公主，定会离间生疏，从此陌路……艰难地斟酌利弊，涵玉还是和月光用正楷换了名字。她以月光公主的名义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政疏。世上最好的文章，就是投其所好，皇后的心思，她自觉猜了个八九不离十，百里之内，心有忧虑……她凝心静气，从东汉光武帝与邓禹的一段对话写起，“孟子有德者，虽百里者亦可以王矣……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果然，以莫皇后的精明，很容易看出了文章的偷梁换柱，且读懂了她字里行间隐藏的意思……

“涵玉？”一声惊呼唤回了她的神游。涵玉抬头一望，只见香风扑面，宝车云罗，十八位公主郡主的车驾陆续都到了。不可避免的，天之骄女们入社第一眼见到的，就是跪得笔挺的董涵玉。昨夜皇后凤颜大怒，那月光公主怎敢顶风作案，她乖乖地来到了教庭，却不想一入门就见到了跪在路边面色惨白的伴读。

“你怎么了？谁让你跪在这儿？！”冠簪钗环一应俱全的月光公主惊愕万分。

涵玉轻声挤了个笑给她，“公主，皇后娘娘昨夜召见了……我什么都没说。娘娘让我回来反省……”

“你……”月光公主的眼神停留在涵玉向回缩的左手上，她劈手将涵玉手腕抬了起来，这样的伤痕，明显不是宫里惩人的套路，“这是谁干的！”月光恼火得很，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在集芳社听讲的公主中，月光是唯一嫡出的公主，地位卓然，她不来教庭，竟有人敢如此欺负她的伴读……

“文章事发，挨几下就没事了，公主小心，别再生了事端，皇后娘娘那里风声可

紧着呢。”涵玉虚弱地劝慰着。月光刚想开口，就听得一声靓丽的高音划过，“呦，今儿是什么日子啊，月光姐姐怎么来听讲了？我还打算去母后那里问问呢，半个月了，姐姐是病了不成？”

涵玉惊愕地抬头，只见一位身着牡丹薄水烟逶迤拖地长裙的华服丽人摇曳而来，目澄秋水，媚眼横波，头挽望仙九鬟髻，珠翠萦绕，环佩叮当，顾盼间流采神飞，丰神绝世。如此倾国之姿没有第二人了——当今后宫独宠庞贵妃之女，月容公主是也。

月光被人抢白一番很是尴尬，她想回嘴，却又看了下涵玉，脸上很快恢复了平静。涵玉知月光素日非常顾及皇家威仪，定是不想在自己面前失态，赶忙冲艳光四射的月容公主跪叩了个礼，垂头不语。这月容公主号称大周最美丽的公主，性子也是百年一遇的特立独行，平日穿戴打扮远甚于嫡出月光华贵，言谈也是随心随性张扬得很。她瞅着这主仆二人同时保持了沉默，也失了挑衅的兴趣，当下轻哼一声，昂首入了教庭。很快，礼部官员静场，太子太保蒋於辑大人迈着沉稳的官步入社了。时辰到了，月光无奈地给了涵玉一个安抚的眼神，也快步进殿入座了。

涵玉独自跪在场中，百无聊赖。想着适才的情景，不仅苦笑起来。这月容公主是庶出，气焰却远胜于嫡出的月光。后宫什么都是假的，皇上的宠爱才是最管用的……当了皇后又如何，京里盛传莫皇后虽旧有专宠，育有三位皇子，但二皇子身有残疾，四皇子醉生梦死，唯一费尽心机册立当太子的三皇子还不得皇帝喜爱，整日遭到训斥。皇长子是薨了的丽妃所生，可惜命薄，没成人就离奇掉到井里淹死了。如今惟独宠冠六宫的庞贵妃所生之五皇子，相貌堂堂，才智颇高，圣眷在身，大有取而代之之意。想想浑身都发凉啊，有三个皇子都坐不稳皇后的宝座……

春末夏初的阳光已不算友好了，刚跪了一会儿，涵玉就觉得头顶发晕，浑身酸痛，心下又是烦闷又是难受，这苦肉计实施起来真是折磨人啊。她正强熬着呢，却突的听到两声骏马的嘶鸣，紧接着，是杂乱无章的小厮急促跑步声。涵玉顿时来了精神，她在奉安时骑过马，一听这叫声就知道是上等好马，当下心底称奇，集芳社买好马来做什么，莫非允许她们骑着春游？她好奇得紧，移了移跪得发麻的膝盖，稍侧了一下身子，扭头向那角门瞧去。

这一瞧，真真是七分魂魄勾去了六分。只见门外闪出两位衣着光鲜的贵公子，为首的那位真叫英俊潇洒。高挑身材，着靛青绸衫，剑眉凤目，龙行竹身，高鼻梁，白皮肤，举手投足英气勃发，面颊如刀刻般精致，真的增一分多余，少一分遗憾。涵玉顿时忘记了手掌膝盖的疼痛，暗叹世间居然真有这样的人物，实乃高贵脱俗，人中龙凤。正痴着，后边的公子瞧见了涵玉，咧嘴笑了起来，“五哥，看，那儿还跪着一个，定是那里！”英俊公子随即放眼过来，二人向涵玉走去。涵玉见状羞得恨不能钻个洞

遁走，望望自己的模样，手掌肿得老高，衣裙上沾着石砖间的杂草黄土，头发也被汗水弄得不成样子，真是倒霉，这个形象偏偏遇上贵公子……转眼间，那英俊公子已走到她面前，笑着打量了一下她，瞅见了涵玉想往袖子里缩的左手，竟从鼻中哼出一声笑来，“这蒋太保又把东宫那套搬来了。你是谁の伴读？”

涵玉听他将“东宫”二字说得那么轻蔑，心底猛地一颤，暗想这俩人定也是什么大庙的主子，忙恭敬地伏了伏身，正色答道，“小女伺候月光公主读书。”岂料话一出口，站着的两人都乐了起来，后面的那位更是笑得浑身在抖，“你这个倒霉的，跟谁不好跟她，哈……她要是能写出文章，文曲星都得惊的投胎！你跟着她，这样的日子还长着呢，习惯就好。”涵玉听他奚落月光，忙正色道，“月光公主的文章得到了皇后娘娘和蒋太保的肯定，是小女自己写不好文章，该当受罚。”后面的那位刚想再开口，只见管理集芳社的礼部主事姜震似救火一般飞奔而来，扑通一声跪在涵玉旁边，向那二位公子行了个大礼，“下官迎驾来迟，请五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恕罪！”涵玉闻言大惊，“五皇子”这三个字真是如雷贯耳，庞贵妃之子，传言中储君的替代人选，相貌堂堂、圣眷在身的天皇贵胄啊，涵玉忙伏身大礼叩拜。只见这五皇子明振天收起了笑容，淡淡地对姜震说道，“我和六弟路过这儿，想起月容她们在这里，也不知母后弄出个什么光景，想来瞧瞧，姜大人可否行个方便？”姜震闻言惶恐不已，“二位殿下驾临，小社蓬荜生辉，下官这就去安排。”言毕弓腰向教庭奔去。明振天望着姜震的背影，笑着拍了下弟弟的肩膀，“振飞，我们走。”

不出涵玉预料，教庭爆发出女官们的惊呼声，涵玉跪在外面，银牙直咬，她更是懊恼今日出糗出大发了，怎么偏偏赶在这个时候见到皇子呢。不一会时间，只见月容公主炫耀着挽着明振天的胳膊走了出来，一眼望见了跪在院中的涵玉，更是乐得花枝招展，“五哥，六弟，你们还不知道呢，这主子笨，奴才也笨，月光的这个伴读丫头啊，母后让我们写文章，她不会写，你们猜怎么着？她竟把书原文抄了一遍！呵呵……”

涵玉只觉头脑充血，面红耳赤，浑身发抖，耳朵嗡的一声什么也听不见了。她不知道两位皇子是怎么走的，月容公主是怎么回去的，她跪在院中，感觉把一辈子丢的人全丢尽了。静了好长时间，涵玉才回过神来。日近正午，午饭的时辰快到了，看蒋太保频频外顾的意思八成快要散堂了，到时候收官了，她身体摇晃了两下，摆了个舒服的姿势，“晕倒”在了地上。

倒的时机选得好，涵玉在尖叫声中如愿以偿地被抬了回去。千呼万唤后才缓缓把

眼皮睁开，第一眼见到的，就是月光公主那双忧心不安的杏核眼。月光见涵玉醒了，上前一把抱住了她，“都怪我，连累你了，你可吓死我了！”涵玉想起来说话，却被月光使劲给按了下去，“我让静儿回宫拿治淤膏和补品膳食了，下午给你请假了，让静儿和我宫里的宫娥来伺候你，都是我这半个月……”涵玉见她当着这么多丫头要说漏嘴，忙止住了她。二人屏退左右，月光起身拿了一块干净毛巾，托起涵玉的左手，竟亲自擦拭了起来。涵玉看着心底一阵感动，想开口劝慰不用太担心，却没想这公主哪里伺候过人，擦到痛处不知省力，这一挤，疼的涵玉好一个龇牙咧嘴。月光很是手足无措，涵玉却哭笑不得，“我的公主啊，您可折煞我了，放着待会让丫头来吧。”月光望着那淤青的手掌，喃喃地问道，“昨夜母后为难你了吧？”

涵玉干干地笑了，心想皇家的事还是不要乱说的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过去就过去了，我有口气帮你，帮就是……”这一句话说得月光感慨万千，她凝望着涵玉，沉默许久，竟起身将腰间的玉佩解了下来。“这上面刻有我的名号，十岁那年母后赐给我的，”月光郑重地说着，“今日我认下你这个朋友，此情来日定还，有玉为证。”

涵玉被突然袭来的惊喜给愣住了！此举她只是想博得月光的信任，却没想这么快就可以提要求了！她接过玉佩，僵硬地弯了弯嘴角，“不求公主别的，他日若我不愿嫁父亲后母所配之人，还望公主搭救。”

月光却被涵玉郑重的话逗笑了，“这小事一桩，还用你这么紧张。放心，有本公主在，那婆姨敢强迫你，我找事砍了她的脑袋。”月光夸张地做了个砍头的手势，两人相视而笑。

涵玉握着雕龙盘凤的皇家玉佩，心底异常兴奋，想自己终于可以逃脱后母的毒计，百感交集。口中和月光说笑着，脑海里却浮现出陆重阳的影子，谈笑间，又添了几分美意，更开心了。

集芳社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走进了三月。

一日黄昏，敏儿突然拎了个包裹进来，“荣宝斋有个小厮说替人带东西给小姐，也没留姓名就跑了。”涵玉闻言一愣，这荣宝斋是京城最大的珠宝玉石行且供奉皇家，隔几日都会到集芳社来为千金们摆个卖场顺便送货，陆重阳倒是聪明，上次就是用的这里面的小厮传递信物，难道这也是？涵玉忙起身接过包裹，三两下拆开，只见是一堆点心，还有些平常的香粉、玫瑰油，再加上一款淡蓝色的小信封，上书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涵玉亲启”。

 CHAPTER 02 | 落花初试流水情

敏儿悻悻地笑了，“恭喜二小姐啊，终于有些大小姐的架势了，也有人偷送东西了。可惜这档次忒差了些，丢咱湖里连鱼都不稀罕吃。”涵玉知是她又在讽刺陆重阳，脸上一红，不去理她，想打开信笺，又气陆重阳有事爽约也不早告诉自己，拿着信笺犹豫不决。敏儿长叹一声，“小姐，您早晚着了这位陆大人的道儿啊！”语毕知趣地转身离去。

涵玉何尝心里痛快，这陆重阳着实可气……可气归气，信已到手，她哪舍得扔掉。展开，那陆重阳一如既往的甚爱惜笔墨，只是寥寥几句，说他最近太忙，去了临邑公干，荣宝斋那传信小厮知道的。上次见不成面没关系，这个月初九他要去城东龙华寺办事两天，那时候再见吧。涵玉不看则已，一看气得七窍生烟，如此严重的爽约就被这样轻描淡写带过了！这家伙还带着一口无奈的语气，意思不能去也不是他的责任，他真的是出去公干了啊。她愤愤地将信笺扔到了床上。暗骂这陆重阳也真是看得起她，放心她，私会这么大的事情一句话带过，离社、雇车、远行……这么多棘手的问题统统抛给了她董涵玉，他就不想想，她一旦办不成呢？就光说从管制严格的集芳社偷逃出去，就是要人命的事儿啊！这么相信她……她哀叹着摇头。

命中注定的，怨谁？认命吧。

和陆重阳见面的日子很近了。

集芳社的管制不是掣肘，涵玉说几日后要去京城亲戚家一趟，月光很爽快地答应了帮忙请假。令涵玉踌躇的是另一个严峻的问题，银两的匮乏。敏儿气愤地数落着，“他挑了个那么远的地方，让小姐怎么去啊，小姐若有大小姐的一半，也不至于让人家欺负至此，跟他要银两！这是他该付的！”涵玉笑着止住了敏儿，“我和他并没有什